

走在随访的小路上



李远芳

我曾写过一篇《在山里“写写写”》，记录了在基层医院中医科的工作日常。其实，平常除了科里的诊疗工作，我还要下乡做慢性病随访。

每到一个村，腿脚灵便的慢性病人都会走到村卫生站接受随访，而那些行动不便的，就只能我们上门了。有的病人住得偏僻，要走过几条起起伏伏、弯弯曲曲的小路，才能到他们的家。一路上总遇见狗，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狗。村民们站在家门口，一边召唤自家的狗：“听话，过来！”一边冲我们喊：“不怕，不怕！你不要跑，慢慢地走，它不会咬你的。”

刚工作时，我和同样新来的同事小林入户随访。走到一个路口，几只狗蹿出来，朝我们吠个不停。小林刹住脚步：“怎么办？”不知是问我还是问自己。“不怕，它们不会咬我

梅花

米夏

我在一朵梅花里寻找霜
隐秘的物语躲在树叶里张望

雪花轻轻落下，世间最冷的花
捧在手心，满怀温暖

梅花，一朵比一朵开得热烈
我想坐在梅花树下，逗留
看夕阳，也似一朵梅花

庭前落雪记

谢春芳

庭前的石板路
先接住第一片雪
接着是矮墙、竹篱
再到院角半枯的藤萝
雪一层一层，铺展无声

我搬一把竹椅
坐在廊下
看雪漫过石阶的纹路
把小院染成素白一片

茶烟袅袅升起
与雪雾轻轻相融
却见梅枝上
雪裹着点点花苞

蔡忠海

电话里，母亲语气轻快：“大米、黄豆都泡上了，荞麦、面粉也备好了，泡两天就请师傅上门做豆丝。”做豆丝工序多，需要帮手，母亲早和村里两位嫂子约好，到时相互帮忙。

在我们老家，大雪节气前后，家家户户都要做豆丝年货。这吃食有两个名字，大名“豆丝”，小名“豆折”。我反复揣摩“豆折”的由来：豆丝成型前是整张烫好的面皮，把面皮卷起来，裹上腌菜或爆炒的瘦肉就能吃，这“卷”便是“折”。

做豆丝的流程我很清楚：先把泡好的大米、黄豆、绿豆等主材从盆里捞出，用筲箕沥干，再按比例加入适量面粉、荞麦等配料拌匀，倒进石磨打成浆，收在洗净的盆或水桶里。接着用葫芦瓢舀起米浆，从大火烧热的铁锅沿顺势倒入，拿蚌壳把米浆搅匀，烫成一张张锅盖般大小的完整面皮。

儿时打浆全靠石磨，一人推磨不停转，一人在磨口添料，做几十斤豆丝往往要忙一整天。如今，电动磨浆机代替了笨重的石磨，这道工序省了不少力，效率也有明显提高。面皮烫好后，平铺在簸箕里或桌上，摊凉后卷起

闪闪发亮的“老兵理发”

小马扎上坐下，槐树的凉意顺着裤腿往上爬，倒比家里的空调更舒服。风一吹，树上残留的槐花落下来，像些细碎的雪，有的落在理发师的肩膀上，他也没工夫拂去。

围墙根下停着辆橘黄色的面包车，车身上了层槐花。车后挂着块一米见方的木牌，红漆写着“老兵理发”四个大字，笔锋刚劲，像是用刻刀刻上去的。牌子周围贴着十几张照片，有板寸头的年轻小伙，有齐耳短发的阿姨，还有梳着背头的老爷子，每个人的发型都打理得整整齐齐，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。

不一会儿，老太太的头发理完了。理发师拿出块干净的毛巾，擦去她脖颈上的发屑。“您看看，满意不？”他递过一面小镜子。老太太对着镜子转了转头，脸上的皱纹都舒

展开了：“好，好，比上次在店里剪得还带劲。”一旁的女儿掏出手机扫码付款，手机提示音清亮地响起：“五元。”

老太太刚走，理发师就转头问我：“理发不？”我笑着摆手：“刚理过不到十天，还很长起来呢。”我打量着他手里的推子，道：“您这手艺真好，价钱还便宜。我前阵子在理发店剪头，花了二十。”

“哎，退休了没事干，出来找点事做。我跟老伴儿都有退休金，不指着这个挣钱。”他仰头笑起来，眼角的皱纹堆在一起，显得更亲切了。他说，就当为街坊邻居服务了。

这时候没客人，我们便闲聊起来。他说自己年轻时在青岛当海军，守过护卫舰，也出过远洋。“那时候舰上条件艰苦，理发得自己

愉快起来。王阿姨望着我们，笑得前俯后仰。乡村里不但老人朴实，孩子也一样。这里离广州和深圳这些大都市都不算太远，孩子稀稀落落的，唯有家庭困难的才会留下来。几年前跟随团队为小学生体检时，才知道有的乡村小学里只有八九个学生。人数最少的班级，只有一个女孩。我记得，空荡荡的教室里，摆着一张课桌，坐着一个小小的身影。她的眼睛和城里孩子的不一样，似乎受了山林的浸染，充满安静的灵气。我只匆匆一瞥，至今难忘。

最近这次下乡随访，路过一口池塘边缘时，草丛里忽然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。还未等我看清，前面的同事就喊：“有蛇！”不过，如今我已不怎么害怕了，绕开草丛继续往不远处的屋子前进。

屋子里住的是患有慢阻肺的邹伯。我问他：“平时会因为气喘不敢出门吗？”他叹了口气：“唉，哪里也不敢去。”他老伴往门外一指，说：“你们看那棵龙眼树，平时他从树下走回屋里，就气喘吁吁了。”“气喘吁吁”是客家话成语，形容气促得厉害。我听了默默感慨：我们下乡可以让他少跑几趟医院，也算值了。

离开邹伯家，正欲赶往下一户，谁知同事喊：“又有一条蛇！”我循声望去，一条一米长的蛇，正慢悠悠地在两米宽的水泥路上蜿蜒。真奇怪，大冬天的，怎么那么多蛇跑出来？转念一想，我们身处岭南，这下虽然刮了点北风，太阳却很明亮，照在身上暖洋洋的，蛇一定是出来“日光浴”了。这回，我的第一反应竟然不是躲开，而是掏出手机，想隔着安全距离拍照。看来，下乡多了，我也养成“松弛感”了。可惜来不及按下快门，蛇就溜走了，有点遗憾。

随访的小路上，不只有狗和蛇，还有其他可爱的小生灵。有一年初夏，因为任务紧，我们一直随访到夜幕降临。走出最后一扇家门，越过一条小溪，竟望见水田上浮起点点星光——萤火虫！黄澄澄的萤火，映照在绿油油的禾苗上，像仙境一样。我想起本地流传的一首童谣：“火焰虫，唧唧虫。桃树下，吊灯笼。灯笼光，照四方。四方暗，照田次……”

我轻轻拢住一只，想感受小生命在手心里熠熠发光的奇妙。刹那间，心中升腾起一阵幸福感——只因走在随访的小路上，我感受到了多么动人心弦的美好啊！

吹火筒

聂楠

阳台旧物箱翻倒时，那根缠着红绳的小竹筒滚到脚边。竹身被岁月磨得发亮，前端小圆孔里还嵌着深褐色的柴灰火——三十多年了，外婆做的吹火筒，还藏着乡下灶房的烟火气。

眼前晃过外婆家老屋西侧的土灶台；灶膛里的湿柴冒着青烟，外婆握着两尺长的吹火筒，“呼——呼——”，气流裹着火星，把火苗吹得“腾”地蹿起来，映得她鬓角的白发都泛着暖光。

小时候最盼暑假，不全是为了摸鱼捉虾，是想抢外婆的吹火筒。那筒子是外公做的，削去青皮的竹子沉甸甸的，握在手里能闻到淡淡的竹香，前端钻的小圆孔，刚好能对准灶膛的火苗。每次外婆生火，我就像条小尾巴跟在后面。

外婆做饭全靠这根吹火筒。潮湿的柴火难点燃，她塞些干松针，划亮火柴，再慢慢添细树枝，然后含住吹火筒轻轻吹。气流钻进灶膛，微弱的火苗瞬间蹿起，映得她脸通红。外婆笑着要试，结果猛一吹，黑灰扑了满脸，呛得直咳嗽。外婆笑着用围裙擦我脸，握着我的手教我：“气要匀，像给娃娃拍背那样轻。”在她指导下，灶膛里的火苗慢慢旺起来，橘红色火焰舔着锅底，“噼啪”声格外好听。从那以后，吹火成了我的专属差事。每天饭点，我就搬个小板凳坐在灶前，攥着吹火筒，一边听外婆絮叨家常。

吹火筒也是我的玩具。农闲时，我拿着它在院子里跑，吹得蜘蛛逃窜、蚂蚁乱阵，连老母鸡都被我吓得扑腾翅膀。和小伙伴们玩闹，它一会儿是长矛，一会儿是步枪，碰撞声伴着笑声，在田埂上回响。有次玩疯了把它弄丢了，外婆做饭时找不到，湿柴点不着，灶房浓烟滚滚。外公临时砍竹做了简易吹火筒，饭菜做好时天已黑透。外婆没骂我，只摸着我的头说：“以后别丢了，没它吃不上饭。”

第二年春节再去外婆家，灶房里摆着三根吹火筒。外公说一根给外婆用，一根备用，最小的那根是我量身定做的——只有一节竹长，握着手感刚好，吹炭火更省力。我拿着小吹火筒对着火盆一吹，木炭燃得更旺，火光映着大家的笑容。那一刻的幸福，至今记得真切。

后来，外婆去世了，老家的土灶台也拆了，可这根小吹火筒，我一直珍藏着。它像时光的信物，装着童年的快乐，裹着外公外婆的疼爱，还有乡村的烟火气。

五环上的车流

王培静

十多年前，搬家到了这里，在北京西五环接近南头的地方。我住的楼房对面正好是五环，我住四楼，几乎和200米外的五环在一个水平面上。刚搬来时，感觉噪音大，有时晚上辗转反侧许久才能进入梦乡。

在这儿住的时间久了，也就习惯了外面的噪音。有时出差，晚上躺在宾馆床上，感觉房间里太安静了，翻来覆去总睡不着，突然想起，原来是少了五环汽车声的陪伴。

最近两年，我的听力突然下降了许多，特别是左耳，到了快失聪的状态。没办法，外出开会得戴助听器了。但也因祸得福，现在五环上的汽车声，对我的休息一点影响都没有了。

五环上的车流，对我来说，也是一道风景。凌晨4点多，天还没亮，五环上的车就慢慢多了起来，前边开着白色的灯，后边是红色的尾灯。有运输货物的厢式货车，有快递车，有警车，有电力或水力的作业车，还有各种牌子、各种颜色的小汽车。有的可能赶着去交接货物，有的可能去新发地上货，有的可能去处理突发险情和现场……每辆车，都承载着一个家的梦想和希望。

等到6点多，五环上的车就成了一条长长的流动的灯带。一堵车，声音降下来了不少分贝，公路变成了长条形的停车场。

到了晚上，五环路面上的两排路灯、路上的汽车前灯和尾灯组成两条红白交织的流动灯带，加上货车外围上各种颜色的彩灯、出租车顶上的绿灯或黄灯，因为高低、大小、颜色、外形的不同，给人的视觉感受也是不同的。晚上11点，五环的车流才慢慢地稀疏下来。

我会幻想着，各位晚归的司机，停放好车辆，站在楼下望一眼自己家窗户的灯光，会心一笑。刚从兜里掏出钥匙，门已经从里边打开了。迈进家门，吃着可口的饭菜，把一包工钱扔在爱人面前，或拿出忙里偷闲给孩子买的一个玩具。

家是船舶的港湾，是人的加油站。吃饱喝足，美美睡上一觉，养精蓄锐，明早起床伴着黎明的曙光，再次出发！

怀念爷爷

张宣文

我的爷爷生于20世纪30年代，是我们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，在山西洪洞的三维厂工作了一辈子。在我心里，他是无所不能的。

记得小时候，我夜里发烧，医院关了门，妈妈就把我背到爷爷家，他打了一针后，我就好了；那时我爱吃烤肠，家里条件一般，他就自己动手给我烤；生病输液，一次要输好久，他就在旁边给我讲故事，把故事书从第一页讲到最后一页，印象中那本书已经被翻烂了。在我的记忆里，他什么都会，他甚至因为冬天怕我冻脚，给我织过毛袜子。

那时我总想第一个到幼儿园，坐第一排最左边的位置。大冬天的，天还没亮，爷爷就蹬着自行车送我去。每天幼儿园放学，我总能在门口的玻璃后面，看到爷爷排在第一个迎接我。

初中时，数学练习册最后总有一道特别难的奥数题，老师和同学们都默认不用做。但爷爷会拿着我的练习册研究一下午，直到解出来。那时他的手已经有些抖了，可他还是认真地画着横线，一遍一遍讲给我听！

我的第一只圆规是爷爷送的。别的同学用的都是校门口买的塑料圆规，只有我的不一样——那是一支爷爷用来画图的钢圆规。

爷爷曾说，他一辈子在三维厂搞技术，干的都是化工工艺工程。对于他的工作，我其实知道得不多。长大后，我才从姑姑那里听说，爷爷画图画得特别好，有些图按理说用手是画不出来的，但他就是能画出来。多年以后，爷爷以前的领导见到姑姑，还提起他，说他画的图至今让人印象深刻。

奶奶说，三维厂里有一座塔，爷爷当年也参与建设过。家里原来有三大麻袋他画的图纸，可惜因为年代久了，后来当废纸卖掉了。

不久前，爷爷永远地离开了我。他是我们家族里最聪慧、最认真、最勤勉的人，也是我此生最崇拜、最敬爱的人。



12月8日晚，在位于山东省东营市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地上空，现万鸟化“鲲鹏”的“鸟浪”奇观。进入12月，迁徙而至的候鸟数量达到峰值，黄河口“鸟浪”也迎来了最佳观赏期。
周广学/视觉中国

大雪节气做豆丝

来用菜刀切成丝，再把湿豆丝摊在簸箕里晒干，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豆丝。

晒好的豆丝吃法很简单：下锅加适量冷水，放些猪油或腊肉、青菜，大火煮沸熟透后淋点生抽，入口软糯筋道，鲜香扑鼻。不管是当早餐还是正餐，都让人吃了还想吃，直到肚圆才肯放下碗筷。

一天，家庭微信群突然热闹起来。二弟把老家后院监控拍的视频、照片发了进来，十余条影像清清楚楚记录着做豆丝的全过程。

视频里，儿时我们姐弟睡过的竹床，从老屋杂物间搬出来放在后院中央，村里的冬英嫂子、翠萍嫂子、华彦哥，再加上母亲和上门的师傅，五人各就其位、各负其责：烧火的添柴控火，帮工的打下手，师傅专管烫面皮，有人则负责切豆丝，一派热火朝天又井井有条的景象。

晚上散步时，我又给母亲打了电话。她笑着说，今天共有五家一起做豆丝，我家排在最后，从清晨六点忙到天黑才收工，做完还得打扫卫生清场，到最后累得腰都快直不起来了。

语气里虽有疲惫，却藏不住喜悦：“几家人特别团结，不分你我互相帮忙，一点没耽误事。这次我备了30斤大米、5斤黄豆，荞麦和面粉各3斤，一共做了40斤豆丝，你们啥时候

有空，回来拿点新豆丝尝尝鲜。”

母亲的话，瞬间把我拉回儿时。那时进入大雪节气，村子里就有了年的味道：家家户户烫豆丝、打糍粑、做豆腐、腌腊肉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尤其是烫豆丝、打糍粑这类需要人手的活计，乡亲们总会提前约好“搭班子”，你帮我，我帮你。大家围在一起说说笑笑，再烦琐的活计，几个小时就搞定了。豆丝做好后，还会给没做的左邻右舍送点尝鲜，正应了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”，那份其乐融融的温暖，至今还留在记忆里。如今在视频中，我又见到了这份久违的互帮互助、邻里温情。

一碗豆丝，装下的是舌尖上的年味，更是刻在骨子里的乡愁。岁月流转，石磨换成了电动磨浆机，但乡亲们互帮互助的淳朴民风从没变过。

解决。”他眼里闪着光，像是回到了几十年前。

“我是文书，平时爱琢磨这些，就自告奋勇学理发。一开始剪得跟狗啃似的，战友们也不嫌弃，还总来给我当‘模特’。”在部队那几年，他几乎承包了全舰的理发工作。新兵入伍要剪平头，他拿着推子手都抖；老兵要留个精神点的发型，他就对着杂志一点点学。夜深时，他借应急灯在仓库练习，用硬纸板画发型图，把战友的头型都研究透了。后来全舰都找他理发，连舰长都说比岸上剪得精神。

复员后分到机械厂，他这个手艺又服务于全厂职工。“办公室、车间角落，都是理发店。那会儿哪敢收钱？都是战友同事，帮忙应该的。”“老兵理发”的牌子，就这样从军舰带到工厂，又立在这棵树下。

正说着，一位中年男人骑着电动车过来，停在摊前：“张师傅，今天人不多啊？”“刚送走一位，你坐！”理发师立刻拿起围布，精神头更足了。“我要忙了，闲了再聊。”他朝我点头。

“您忙。”我站起身，他麻利地给客人围上围布。推子再次嗡嗡响，合着风吹树叶的沙沙声，奏出特别的旋律。阳光照在红漆木牌上，“老兵理发”四个字闪闪发亮。